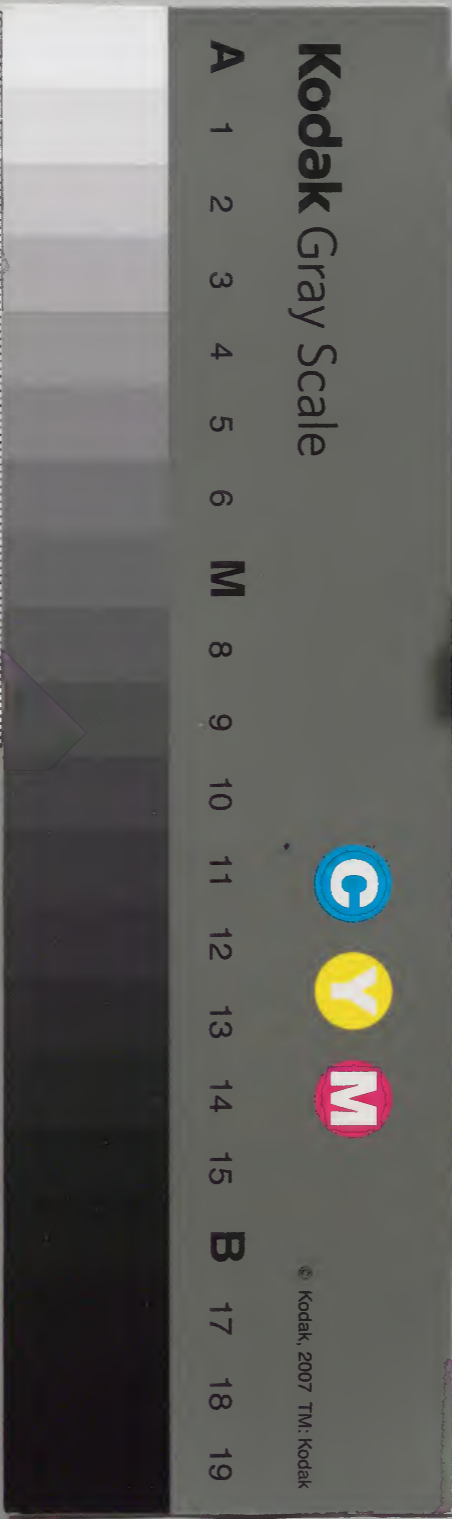


春秋會通

成 十六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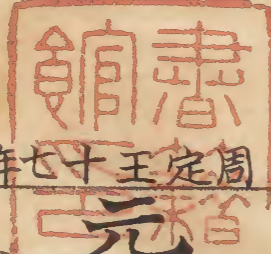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01	
冊數	8 (5)		
函號	275	29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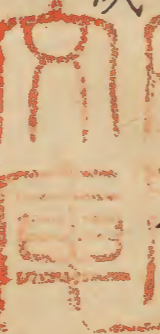
廬陵進士李廉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成公 名黑肱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在位十八年 左氏 疏魯世家云成公宣公之子穆姜所生宣

公薨成公立



淺草文庫

左氏 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公羊 注尚書曰舒恒澳若京

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 穀梁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

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穀梁 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

水矣加之 胡氏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

寒之詞也 胡氏 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

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返寒

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於冰於羔而啓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按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其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穀梁曰加之寒之詞也范注曰此月既是常寒之月又如加甚常年過無則終無復冰矣

三月作丘甲左氏

為奇難故作丘甲注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戈楯具出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疏暫為之非終用故不書初公羊譏始丘使也注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謂不辨能否以丘責甲故譏之矣穀梁作為也丘為甲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胡氏者四丘為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奇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蕞于紅革車千乘則計

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
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
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
人之所能為又以為兵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按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
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
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
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
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且信如杜說則亦當曰
作丘乘不當曰作丘甲矣故胡氏不取。按范例
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
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廐新作雉門也然延廐不書作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左氏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

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
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知難而有備

乃可以逞

胡氏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

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
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
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
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
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
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
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知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

左氏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

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不聽敗績于徐吾氏

公羊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

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

胡氏

程氏曰主師於諸侯不言敗諸

尊親親之義也注尊謂王親謂魯

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矣其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按此條左氏得之公穀以為王師討晉而晉敗之於貿戎之地其說無據不可取

冬十月附錄穀梁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使跛者迂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問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穀梁釋經無橫發傳者疑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疏卻克眇左氏作跛未知孰是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氏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胡氏初魯事齊謹甚雖易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鞍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絕而罪自見矣

按此齊之弱魯弟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侯良夫帥師及齊帥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丙戌五月一日新築衛地左氏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孫桓子還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成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先大夫之肅故捷克胡氏以衛主此戰於先大夫無能役請八百乘許之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卅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陳氏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卅為卿至林父出其君以叛是故雖孔達不言帥師必若良夫而後言帥張氏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臯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二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齊師敗績首

作左氏司馬晉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栾書將下軍韓厥為

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鞞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古晉解張御卻克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鞍之功晉於是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婁與爰婁並齊

地不知遠近穀梁縣地五百里甚言之耳表穀作爰左氏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帥及齊國佐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公羊}國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揖而去之使卻克蹶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爰婁而與之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爰婁也穀梁鞍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其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教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君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率國而授於是胡氏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陞之而與之盟胡氏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鞍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表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怙服

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違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聽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燧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爰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張氏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亦可謂深切著明矣按此條三傳說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卻克斯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

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項公穀梁作
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
母更嫁齊惠公生項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
無据。又按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
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子國佐言
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偏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
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鞞
戰之忿也餘見僖四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氏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擲有四阿棺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率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於惡
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
作嫩

左氏

衛穆公卒晉三
子自役弔焉

取汶陽田

漢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
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左氏

使齊

還魯故書取不以
好得故不言歸
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
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
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
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
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
之義必有處也曾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
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取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
鞞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
有鄆灌龜陰之歸鄆灌龜
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子嬰齊于蜀

蜀魯地

左氏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

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夫已責逮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辟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紕皆百人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仇也疏屈完持稱公子是貴於稱名氏非正例椒與宜申不稱氏非大夫例今同大夫之文 **胡氏**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

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悵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僭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 **陳氏** 凡吾君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陳氏** 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是故言無大夫則曰吾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奚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要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會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要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按公特會外大夫止
此一事陳氏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左氏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

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
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許男
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
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注齊在鄭下非卿賈
之也傳例曰卿不書賈盟也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等
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公羊此楚公子嬰齊也其
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楚其稱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
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
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注公得其
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

胡氏盟而魯與必
先書公尊內

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
楚也諸國皆卿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
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
疆圉要結隣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
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聞服於夷者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
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
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
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
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
之大夫以陳氏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
見意也陳氏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
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
公固與要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按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
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

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仇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又按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按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附錄左氏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亦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巫臣使道焉曰婦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巫臣聘諸鄭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以夏姬奔晉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左氏晉侯使鞏朔獻曰止為巫臣教吳通晉張本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夫齊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亦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餘見莊三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諸侯伐鄭

次于伯二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胡氏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隣國非禮也遂東侵則僭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蚩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竟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按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月

哭左氏

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疏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也

公羊

宣宮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穀梁

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其辭恭日哀以成公為無譏矣胡氏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幸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君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按此條詩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胡氏

按左氏始厚葬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文公之卒國家安靖曷為越禮逾

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季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宋公在殯而離次出竟從金革之事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八耳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

夏公如晋左氏拜汶陽之田張氏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

取田而往拜賜晋偃然受之後月韓穿之來言亦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也

按成公朝晋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許恃楚而不事陳氏鄭初書

也張氏晋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平事已而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也鼻所以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晋胡氏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

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故而往朝于晋其行事已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左氏取汶陽之田棘棘者陽

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言叛者為內諱胡氏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

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沒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故成公不知薄賦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按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圍費二十六圍成定六圍鄆十年圍郕圍費十二圍成

大雩○晋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齊公作將穀作牆

左氏

討赤狄之餘焉廐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氏**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注荀庚尋赤棘良夫尋宣七年之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惡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率重連聘而言之疏春秋之義率重畧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故曰尋舊盟也

穀梁

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氏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

干先王之典故不係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

按聘而遂盟之始於此此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

一年卻鞮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曰前完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左氏

注不書將帥告詞畧疏賈逵曰不稱將帥夷狄之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故刺其

無知也杜氏不從者以鄭比年三伐許前後並無貶不應偏刺此事也

公羊

注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

侵伐諸夏自此之後兵革

穀梁

注鄭從楚伐衛之喪又數起夷狄比周故夷狄之

不於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

胡氏

稱

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再

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

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隣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

為告詞畧而從告乃實錄

耳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陳氏

伯鄭人為之也田奇桓

伯鄭人為之也田奇桓

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

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

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

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按經中國而狄之者三又十年狄

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

附錄左氏

是年晉作六軍奇侯朝于晉

按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

公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

通嗣君也注宋共公初即位

按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左氏

婦叔姬故也注將出

叔姬先脩禮
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左氏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李文子曰晉

侯必不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左氏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救晉李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戎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魯西邑東郡廩丘有鄆城公作運

左氏

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疏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

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

鄭伯伐許左氏

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仕冷敷之田晉栾書將中

軍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

公羊

注未逾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

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胡氏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

未逾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按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邲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氏

春秋

於內女其婦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張氏 嫁不書蓋嫁者祀得罪夫嫁書曰來婦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左氏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羊作秀穀齊地

左氏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錕諸穀注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左氏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謀之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卒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礼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公羊 祝幣史辭以礼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梁山崩壅河三月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自是後六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澳梁之盟徧刺天下大夫
穀梁 注晉望也不言晉封也許慎曰山者陽位君象也象君權壞
胡氏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也後為晉所滅書而不係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言於礼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徒率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灾變乎

秋大水張氏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宣三年即位在此位二十一年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

左氏

許靈公愬鄭伯于悼六月鄭楚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子圍龜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欲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公羊

注約

備強

胡氏

按左氏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

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按此條胡氏主泰山孫氏。又按鄭自邲戰後皆

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楚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季文子以

鞅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注

魯人自鞅之功至今無患故築

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服

公羊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胡氏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按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

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臨江劉氏曰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又按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附錄

何氏廟制

公羊

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適高祖不得復

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疏禮天子五廟者摺正禮通諸上伐而言之祭法云王立七廟者摺周制言耳祭法適士二廟天子元士及諸侯卿大夫也官師一廟諸侯中士也一廟者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

取鄆

鄆附庸國

左氏

言易也

穀梁

鄆國也疏變滅言取明魯取之易又惡鄆不備也

胡氏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按鄆而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城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鄆襄十三取邾昭四年取鄆皆諱詞也胡氏曰項亦國也其書城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氏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以其辭

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左氏

子叔声伯如晉命伐宋

按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也

左氏

春鄭伯如齊拜成受玉于東楹之東士貞子曰鄭伯其死乎視

流而行速

秋仲叔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氏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氏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盖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

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

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卒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按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錫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盖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故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氏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胡氏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

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皆背夷即華是改過迁善出幽谷而迁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

也下書來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陳氏楚初書大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而伐者之罪著矣

按嬰齊伐鄭二
此年及七年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氏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書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室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廷于新田李文子如晉賀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氏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

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

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來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按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來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許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左氏

疏釋獸季巡曰鼯鼠一名鼯鼠
公羊注鼯鼠鼠中之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

微者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飏食郊牛角

穀梁

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薰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注復食乃知國無賢

胡氏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君天災之爾

也改卜牛飏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按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飏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趙子曰上元二年避兵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總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吳伐邾

吳在吳郡今平江府邾已姓國少

左氏

吳伐邾邾成季文子

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公羊

注吳國見

胡氏

稱國以伐敵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敵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

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按吳自大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

春秋書伐郟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鐘離會善道會相會向會鄆會橐臯亦書國惟襄五年于城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以聘至相率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氏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晋朝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左氏

注書不郊間有事

穀梁

注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又云不郊也

胡氏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

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

左氏

子重伐鄭

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鐘離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鐘儀歸 **胡氏** 楚人軍旅數起頻言伐鄭以其背已而囚諸軍府 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者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至此則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

書同盟者
同病楚也

按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
二救之善也來武子之德在民其此時也夫若非
此二卒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
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
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
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州來淮南下蔡
縣今屬壽州

左氏

楚圍宋之役
師還子重請

取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
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
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謔慝貪恠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備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
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蚩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張氏 僭王而病
中國晉有
以啓之矣

按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冬大雩穀梁

雩不月而時非之
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奔晉衛
侯如晉晉及戚焉注戚林父邑林

父奔晉戚隨
屬晉晉反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

晉侯
使韓

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公羊

來言者何內詞也脅我使我歸之也

敢私言之

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穀梁

于齊緩詞也不使盡我也注釋比與歸之于京師同皆緩詞也以緩詞言之者諱不使制命於我也

胡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

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歸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御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礼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按此條左氏谷梁胡氏皆貶晉惟公羊何氏以為善晉之義齊者失之張氏曰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祀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事也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見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弔而晉與魯之臯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京師同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氏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六年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

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直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張氏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春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左氏聲伯如莒逆也注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注穆姜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氏禮也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賢所以殊於眾女隱二年傳姬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

無母自命之也**胡氏**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

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氏晉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攻栾氏不作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諸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栾卻為徵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按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來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附錄史記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公孫杵臼取他兒

伐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侯韓厥乃請立武與左氏不合未詳孰是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谷左氏召桓公來賜

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

瑞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通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矣穀梁曰見一稱也注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已

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胡氏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

言天子是更見一稱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

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加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

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

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

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按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

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錫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錫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錫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錫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錫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

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刘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又按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衆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稱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為畿內稱王諸夏

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
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
氏以八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又按天子之見
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
天子者一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

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左氏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
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

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
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師
師會胡氏按左氏伐邾以其事吳故當其時既不能救
伐邾胡氏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
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
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按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
諸侯與厲公乞師之卒無異矣

衛人來媵左氏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胡氏

媵者何諸侯
有三婦嫡夫

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
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
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以欲
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按公穀皆以為詳伯
姬而錄之未知是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氏

請之也杞
叔姬卒為

杞故也逆叔
姬為我也

胡氏

杞叔姬一女子而四書干策何也春
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

人倫之本也夷考杞叔姬之行雖不若宋其姬亦不至
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卒之卒而復

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
歸葬乎聖人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得有終而無弊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
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

吳人不至胡氏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
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

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
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

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
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博信明義以補

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

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按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
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虫牢鄭服
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西救
雖是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鄰之幸不足以令諸侯
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
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
楚成會鍾離而借吳
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

人來媵左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注女
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

致成婦禮尊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胡氏致女者何
昏姻之好言致女何錄伯姬也胡氏女既嫁三

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
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御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
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
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御特厚其嫁遣之
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
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
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
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

鄭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來書伐鄭鄭
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
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
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
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

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
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能
救之名

按此條穀梁以為不言戰以鄭伯也注言來書以
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為親者諱疾經
無此意

附錄穀梁為尊者諱恥為賢者
諱例穀梁諱過為親者諱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楚人入鄆庚申月十八日鄆左氏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郟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設備罪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胡氏孟

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城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

陳氏

此嬰齊也向也於會蜀稱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郟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篇圍城無貶詞莊王卒

春秋志楚強而已矣是故於栢率戰稱人奔稱囊瓦

按范氏例潰有四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注者以為莒大夫帥衆判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比說雖若無搭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

諸侯貳故也

左氏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

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交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位復聽婦人諛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攻此事以觀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左氏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係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

歸君張氏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東南

左氏

書時也注長曆推此年閏十一月傳下有十二月知此城

在閏十一月水昏正之時

穀梁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胡氏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

為固也穀梁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宮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徹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膈上下者乃恃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按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錄左氏

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召而

弔之問其族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知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知其為大子也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公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七

進士廬陵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氏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主公孫剽孫林父竊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

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按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危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

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

性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諱使若重難不得郊故書乃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

人之詞也**張氏**師氏曰卜至五其瀆甚矣皇
天亨道果可以僭而微其吉耶

(按)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
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

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
鄭公子班

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緇鄭人殺緇立髡頑子如奔許乘
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
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

質辛巳鄭伯歸討立
君者殺叔申叔禽

(按)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晉生
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
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按)晉景公立於
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齊人來勝○丙午晉侯孺卒左氏
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召

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公求醫于秦秦使鑿緩為之公
夢疾為二豎子豎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

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
欲夢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秋七月公如晉左氏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菽
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
不書諱之也**胡氏**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
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

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
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

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
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接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
既怨對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
當絕之其說
迂謬不可取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

卻擘盟

卻擘公作
卻州後同
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
受盟而後使歸卻擘來聘且莅盟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按此涉隨不見公之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左氏

報聘且
涖盟也
張氏
按左氏公之至自晉
也請受盟文子之聘

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君臣之盟而獨書卻擘之
莅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未果然嫌隙
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
後使歸卻擘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亦使行父往則從而
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恥也惟擘聘而盟
春秋以庚與良夫例書之成公受盟行父之莅豈能得
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
之耳不書而諱皆魯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氏

宣伯聘于齊以脩前
好注鞍以前之好
張氏
許氏曰
魯蓋激

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按僑如之聘
蓋謝戰鞍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
不得
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氏)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二月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注)天子以公羊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也私土謂其國也(穀梁)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也(胡氏)夫人主無誠穀之心而下要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胡氏)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按)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假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

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

(左氏)

宋靈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

宋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裨隊其師無克昨國却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按)此會左氏以為晉楚為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舊說有晉令鐘儀歸來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許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

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氏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 中国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曰

冬十月附錄左氏

晉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

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尋常以

盡其民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王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左氏

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而秦伯歸而皆晉成十三年春郤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榦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不亡何為注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詞疏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穀梁乞重詞也古之人重其計是解乞為謙意穀梁師故以乞言之也胡氏晉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

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詞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陳氏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乞也卑師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張氏 義不足

令諸侯懼其不從而卑師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奉事不公自貶伯休也

按晉厲之乞師三卻錡為伐秦栾黶為戰楚荀躒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與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氏

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

晉侯伐秦夏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栾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躒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奔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也不書敗獲闕文

公羊

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

鑿猶更造之意時本欲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脩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穀梁

非如而日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氏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

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岳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按此不書朝而書如者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張氏曰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若書朝于京師則是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礼不專

不書劉成二子見晉無請命之實也上書晉使乞師下書會晉伐秦則為晉可知矣左氏正義曰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曹伯盧卒于師盧公穀 ○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羊 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

按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左氏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

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它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乃
反而致其邑

附錄左氏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猷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邾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邾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邾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敝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貴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前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蟲賊以來蕩摧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前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王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交夷我農功虜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皆令狐之盟而來來盟于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左氏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圖利之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月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左氏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辟定

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張氏

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衛侯享苦成叔成叔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秦之故也

按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氏**

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注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

舍族尊夫人也胡氏穀梁曰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十他邦而道里域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按僑如不氏詳見宣元年○又按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

此說亦好

附錄

左氏春秋五例左氏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左氏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大子冬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大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書實諸戚而甚善

秦伯卒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左氏

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公羊仲嬰

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

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
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
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
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
歸父之家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
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
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穀梁**也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
見疏故子亦不得稱**胡氏**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
公孫故別言仲氏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
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
謂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
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是亦非矣

(按)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
為族無可疑矣故刘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

孫稱仲氏是也
穀梁說尤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公羊
作歸之

左氏

會于戚討
曹成公也

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前志有之曰聖遠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
不能聖敢失守
胡氏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
乎遂逃奔宋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
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
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
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衆
矣夫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陳氏執未有稱
爵者此其
稱爵何討**張氏**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
有罪也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

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由一牽措之失遂開釋奸之門豈小失哉

(按曹伯之執公羊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爵為伯討獨穀梁以為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說不合蓋穀例以稱人為伯討也不可從左氏例以稱人為罪及於民稱侯為罪不及氏亦非要之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穀梁以不言之為急詞者是以為斷在晉侯者非

附錄左氏

例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

侯不然則否

(按杜氏凡稱人以執者皆曰以罪及於民告此大無義理不可從)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也

○楚子伐鄭

(左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皆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問之曰子反必不克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郟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郟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餘

見胡氏

胡氏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

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
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宮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
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
猶有戍在遂自止元於河上請討許之元歸使國人攻
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決睢灌閉門登陴五子遂出
奔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
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
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与晉皆許之討而後
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
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
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按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
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

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
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
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
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
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
精意也○又按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子
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
罪宋人反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
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
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
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
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戍以存桓氏矣何
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
辨之○又按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曰不氏
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
罪則祿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鐘離

鐘離楚邑淮南縣

(左氏)

始通吳也注吳

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公羊)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

會又會外之也

(胡氏)

吳以號率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

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鐘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不與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率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悅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

晉初以諸侯之

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為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之為亟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其矣厲公之為中國患矣

(按)晉之會吳六鐘離祖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

黃池則吳晉兩伯而晉反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屬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用蓋惟諸國尊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夷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常欲鐘離書僑如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按吳之見經始於邾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

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鐘離之往會始也以
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
一夷狄中國
之本体虧矣

許遷于葉 葉南陽 **左氏**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
葉縣 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
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張氏** 中國盟主不能安小
國使之昵蠻夷求安

春秋深著小
國之失所也

按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曰羽定
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
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
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詳見邢迂下

附錄左氏 是年晉三御害伯宗子伯州犂奔楚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
必及於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左氏** 疏正月今之仲冬時猶
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

著樹為冰記寒 **公羊** 雨而木冰也何以書
甚之過其節度 記異也 **注**見胡氏下 **穀梁** 志異也
傳曰根

枝折 **注**木介 **胡氏** 雨而木冰也何体曰木者少陽幼君
甲冑兵之象 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脊

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言丘之事天
人之際木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汝陰之田來成于鄭鄭
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
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為
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

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地

左氏

晉侯將伐

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曰德刑詳義礼信戰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詬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曰楚懼不可

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心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郊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翼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栾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与之兩矢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傳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蔡夷傷補卒來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鬼來補卒抹馬利兵偕陳固列虜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猷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穀梁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胡氏不言師敗常有德之謂穀梁言師君重於師也胡氏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君相仇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栾氏之譖而

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張氏劉氏曰戰而言及主為志乎此

戰云爾

按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氏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左氏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隕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官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邾也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侯待於壞墮以待勝者卻犢主東諸侯取貨公羊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注惠乞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師不得也見公譏在諸侯也注諸侯無解釋之者即是同不與公相胡氏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見故以諸侯總之胡氏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設公而書會九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也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晉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按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公羊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
張氏內有穆姜之難
外不見於伯
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左氏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潁上鄭子陳氏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陳氏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按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

曹伯歸自京師左氏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

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注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

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拮臣子致公同文書以起喜胡氏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時之功非錄京師有力也胡氏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接晉又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下○又接曹伯殺大子之罪左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爲篡喜時然大意亦無甚舛獨穀梁失之蓋穀梁誤以稱人以執爲伯討故於此條晉侯則曰惡晉侯書歸則曰歸之善不名則曰不失其國遂以爲曹伯無罪而晉執之與諸傳皆不合不可從○又接子臧之子爲公孫春秋猶賢之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左氏

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栾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卻擘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存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栾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護隱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存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晉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注)舍之言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張氏)稱人以執至也(致而不致公在也猶存公也)
(按)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若公羊以為季孫能伐公受執故仁之而書所舍恐無此意不書至之說杜氏得之公穀注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欒盟于扈公至自會乙

酉刺公子偃(左氏)

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張氏)君臣同出

以君致也伐郟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刺公子買言不卒戍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有罪之詞也

(按)此條公至范甯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郟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郟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又按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郟至會襄六年圍齊至伐

(附錄)(左氏)

晉侯使卻至軼楚捷于周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栝帥師侵鄭

栝公作結

(左氏)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栝救晉侵郟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

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
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
曲洧(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
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陳氏王人未
卿者書二卿
皆與伐也

(按)杜氏以為單伯稱子蓋降爵是以
此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附錄左氏

晉范文子
祈死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地 鄭西

左氏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
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梁

柯陵之盟謀
復伐鄭也

陳氏

其不子言諸侯何二子與盟也
言諸侯則疑於葵丘狄泉之盟

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為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
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

之盟欬柳厲公之盟

張氏

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
與盟蘓氏曰齊晉之盛天子

欬莫適為主之詞也
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
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按)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雖澤單子平
丘列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
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
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列子而書同也胡氏說
詳見雞
澤下

秋公至自會

(按)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
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哀十一年伐鄭會

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臯鼫至會書法同而谷
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
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
是自違前例為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

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於伯主為
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氏

齊慶克通於吳公毋聲孟子與婦
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

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告夫人夫人怒國
子相吳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容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秋則鮑牽而逐高無
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
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左氏

注九月郊祭非礼明
矣書用郊從史文

公羊

用者何不
宜用也九

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局用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

人不備其戰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
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氏

郊之不時未
有甚於此時

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
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按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鄩子用致夫
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人邾人伐鄭左氏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
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注不書

圍不成

穀梁

言公不皆柯
陵之盟也

張氏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
臯宜糾合諸侯以遵王

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
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
其卑王室甚矣夫欲使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
為此卑辱欲望却畏威得乎哉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此

晉再假王命三命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按)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卒而邾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

壬申已誤公穀皆以為十月十五日脤公作軫穀作蜃

(按)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

怪不足取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貍且卒○晉殺其大

夫卻錡卻犍卻至左氏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

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五田卻犍與長魚矯爭田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栾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公怨卻至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錡欲攻公卻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待命而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卻氏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栾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族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秋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栾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
用厥也穀梁自禍於
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左氏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伐巢伐
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

帥襲舒
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

樂書中行偃
殺胥童民不

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陳氏楚商臣殺鬬勃而后弒君
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陳氏晉樂書中行偃殺胥童而
後弒君春秋不列於孔父以
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氏

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厉公
葬之于盟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使荀嬰士勤逆周穀梁稱國以弒其胡氏弒君天下之
子于京師而立之君君惡甚矣大罪討賊天

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
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
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
鄭歸生以憚老懼說而書弒楚公子此以不能效死不
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樂書身為元
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
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樂書之
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
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樂武子閻畧如
此乎孝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
而後可與陳氏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
言春秋矣卻錡卻犇卻至晉殺胥童晉弒其君州
蒲蔡殺公子駟蔡放公孫獵盜殺蔡張氏稱國以弒分
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其惡於眾也
按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
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

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
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伯李氏曰靈公政隳柄分
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
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畧成公外強中乾無服
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
以少主莅強御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
政於是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
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
省柴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
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
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
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秋
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以雕牆軒殺以復
謀欲不亡得手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
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帥
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

以復鄭扈以復陳亦度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
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撻却之
謀內而鄭子家弑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
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
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脩同盟以治
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
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
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
修房惟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
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遣楚
使邨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齊咎如滅赤狄哆然
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
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
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
汰心行之亦假義節奢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
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駕郊之威此類可欺

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
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鄆陵勝
楚而楚弱會鐘離通吳則吳成四隣無讐而諸侯
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
伐邾猶未已也而再置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
危是以三卻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
心之道也

附錄

左氏晉悼即位事疏曰晉世家襄公少子
捷號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左氏

周子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
命也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
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晉悼公即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
祀恃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栾黶韓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溼
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
為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首賓為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
以攝之祁奚為中軍羊舌肸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
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
親以聽命程邾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言也幸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
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注)
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武子 **左氏**

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
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

圍邾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帥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
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

于蒲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請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按)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左氏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

左氏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卯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讎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路

公羊

(注)楚以封魚石

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胡氏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也劉故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托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栾盈是矣張氏蘇而已故魚石栾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

附錄

左氏歸

左氏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

復入(注)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

逆順之詞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按)經書楚子鄭伯伐宋二又見襄十一年(又按)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栾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

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左氏

公至自晉

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按)士匄聘魯二又見襄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左氏

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氏

書不時也注築牆為鹿苑

公羊

譏何譏尔有囿矣又為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孟子文司馬法亦云穀梁築不志此其志之利所以與民共張氏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也虞之非正也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

豫在上何可長也愚按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按)築囿三始於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也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氏

言道也

穀梁

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氏

楚子重救彭成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

先勤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會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注)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書人而不言伐

(按)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前則楚邾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邾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

(左氏)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邾之役

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堯季亦佐下軍如伐邾可知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張氏)

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脩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按)經書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

虛打左氏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張氏)

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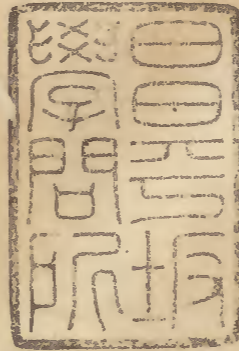
(按)晉悼公同盟四虛打雞澤戲亳城北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氏

書順也(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因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按)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離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於聘而及盟沙隨困若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

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
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
子子叔声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
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
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
于晉不能免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
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
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七



